

## 诗旅奉化

## 马头村

高鹏程

那匹传说中的白马已经隐身于时间内部，  
马头墙上垂下的瓦楞草，仿佛它来不及收拢的鬃毛。惟壁堂的酒巷子里，已闻不到一丝酒香，  
但酿造还在继续。椿荫堂的屋檐下，那个老人还在假寐  
梦里，有一个家族鼎沸时的喧哗。很多年了，象山港的海面波平如镜，  
只有村内的那一口老井，知道每一户人家的甘苦。

## 诗外音：

英国诗人库伯诗曰：“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建筑的堆砌，而是彻底改变了基于乡村文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高楼大厦，长街短巷，市井烟火，带给人们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人们在这里制造梦想，人们在这里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人不再是荒野陋巷中的生灵，社会属性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但村庄是人类脱离荒野走进文明的最初最小的驿站，是上帝带给人的第一份礼物。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把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当作是人类第一个村庄。但我们今天审视一座村庄，已经没有必要用天文时间的眼光，甚至历史时间的眼光来看清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就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无数村庄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消逝的结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居留在此

村里的原住民，大多数年岁已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以多种方式离开。个别村庄进驻的民宿业主，或者是其他业态的从业者，他们是新型乡村业态的经营者，但不是古老乡村的守望者、传承者。他们和土地之间已经脱离了那种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的情感和观念里也少了安土重迁的意识，一旦经营出现问题，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当然事情也许并不那么悲观。也许我们最终可以找到一种保留、延续乡村形态的有效方式。无论用什么方式，我相信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根植于我们血脉深处的那缕乡愁。无论世事怎样变迁，即使人们背井离乡，只要体内的那一叠乡愁不灭，那一缕乡思不断，即使置身异国他乡，只要故土家园的秋声响起，血脉中的潮汐就会随之起伏。

马头村，迄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据宁海《甯川园里陈氏家谱》记载：唐末天佑二年（公元905年），陈

只有案山上的凉亭，  
惯看人间烟火和山间冷月的交替。这是又一个四月。照燕堂前，燕子依旧归来，  
但堂下的人，已经散落成村后山前的坟头。只有春草的籽实，  
年年开出雪白的小花。只有远处的象山港  
坚持在每一次晨昏，把腥咸的潮汐送上海岸。

姓怀珙公为避战乱自福建长溪（今福州一带）迁居到此。一千多年来，这个村庄几经兴衰，但仍奇迹般生存下来。即使在明清之际，沿海居民几经海禁，整体被迫迁徙之后，这个村庄最终还是顽强地展复。

搜寻马头村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这个弹丸小村因为依山濒海的地理位置，有着与许多沿海村落相似的命运。自元末明初开始，就屡遭海盗倭寇侵犯。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张苍水反清复明，东南一带战事不断。清顺治十三年，即1656年6月，清政府为了断绝郑成功部的物资供应，颁布了《禁海令》。1661年，颁布更加严苛的“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毁船焚屋，坚壁清野，马头村也因此沦为废墟。直到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迁海令解除，流落他方的马头人才陆续返回故土，重建家园。

马头村内，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惟壁堂，就是村人重返家园后建设而成。而后又陆续建造了义门堂、下仓屋、老后头园、新后头园、金茂房、水源屋、老七家、后新屋、抽楼、王淮房等一

批宅家民居，几代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最终形成了可观的村落规模。走在按照修旧如初的原则修葺恢复的古老墙弄之间。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历史缓慢滞重的一面，体会到村庄的某种亘古不变的属性。

就像燕堂前年年归来的燕子，就像村后山间那些长眠的村民坟前年年开出的小花，它们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望着村庄。就像村子中间，一脉村民饮用浆洗的泉源，流量细小，然而多少年来却不干不涸。细微的波澜，应和着远处象山港的潮汐，也应和着离乡背井的远方游子心底的波澜。

“一千五百年底事，只有滩声似旧时。”不管未来的社会如何发展，未来我们生活的形态怎样变化，作为人类童年居住的村庄，将永久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一代又一代人，将沿着生物学、社会学双重意义上的基因编码，一次次重返源头。而我们能做的，只能祈祷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村庄，都能够找到延续它的一脉活水，长久地存在下去。

## 故乡的春光（外二首）

裴七曜

我坐在，  
飞驰而过的车上；  
看窗外，  
一树一树的花开。它就像，  
软款汲水的女子；  
繁华着锦，  
却又清丽脱俗。当地回眸，  
用她的明眸皓齿，  
在微风里笑落如歌；  
飞舞的流光，  
颤动了整个车厢。少年说，  
我玉树临风；  
正萌动着，  
无孔不入的春天。少女说，  
我心似飞絮；  
用我的明媚，  
给撩人的春色增辉。老人说，  
我今春筑梦；  
聊发少年狂，  
争取再活50年……我说，  
这样的春光；  
我心旌摇曳，  
情不能自禁。我说，  
这样的春光；  
空气是甜的，风是醉的，  
花是热闹的，菜是绿的，  
心是飞扬的，人是美的。我说，  
如果有一天；  
我老了，  
我想醉逝在春光里，  
那是故乡的春光美！

情落心地。

你总像鸟儿，  
在枝头啾栖而过；  
当我抬头，  
那里的月光澄澈，  
星光美丽。你总是那样，  
在含笑的下一秒，  
凝情悄然；  
出现在我的面前，  
让我激动不已。你总是那样，  
在我眉锁重山时，  
飘忽而至；  
如漫山亮眼的桃花，  
让欢欣一泻千里。所有的啊，总是那样，  
不早不晚，偏偏出现。

## 樱花树下

我站在樱花树下，  
我看到了，  
紫藤花开，  
和会笑的红枫。我看到了，  
奔流的小溪，  
它在快乐中歌唱；  
歌声里……  
阳光漂浮在那里的水草上，  
鸭子用黄叶拨清波。我看到了，  
一个快乐的人。  
他在溪水边挖野菜，  
叮咚叮咚的，在流水里，  
欢唱光阴的故事。我看到了，  
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寻笋。  
就像那只翘足缩爪的鸡，  
他们都在竹林里，  
悄无声息。我悄悄地，  
望望蓝的天、白的云，  
和翠绿的山；  
在阳光照不到的，  
樱花树下遐想……

## 遇见

你总像柳絮，  
携一身洁白；  
在阳光下，  
在我的面前轻悠而过，

## 五月的山溪（外一首）

原杰

出门周游世界多好，  
这个主意被黑脸的裸岩发现，  
阻挡了三天三夜；  
而后又借星光谋划了三夜三天，  
终于扭住闪电的尾巴荡出山林。慌里慌张打湿了田埂，  
水中出现亭亭倒影；  
那是五月艾香，  
蚂蚁正来搬运地成熟的，  
感情。东张西望又误入河汉，  
浆声唧呀；  
从水鸟的闲聊中偷听到，  
一团荷叶刚刚救起溺水的，  
爱情。

## 太阳与月亮

白天用太阳曝光彩色照片，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如果云彩越聚越多遮住了，  
阳光，  
那照片便立刻褪色。夜晚用月亮曝光黑白照片，  
光与影奇妙结合；  
如果云彩越聚越多遮住了，  
星光，  
那照片便只剩底片。大白天拉上窗帘遮挡阳光，  
构思黑白照片；  
暗夜内燃起篝火唱歌跳舞，  
制作彩色照片；  
如今人们喜欢这样做，  
失业的太阳月亮可能就这样湮没在一块。

## 名人背影下的奉化地名

裘国松

地名，是光阴的一种载体，是乡愁的一处寄托，也是历史长河中一代代同一地域人们的集体记忆。为了让地名更好地滋养地域文化，今年5月，《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奉化遗存着许多涉及历史名人的地名，它们在时间性、珍稀度、纪念性和亲和力等要素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优势。这里不妨列举4个，展示一番地名文化特有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印记。

## 王羲之与六诏村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弃官游浙东，来到了剡溪源头——剡源。这是一条发源于新昌县的小溪，从剡界岭流入溪口镇西面。当年王羲之在剡界岭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那一年他52岁，而两年前的他的《兰亭集序》已经名扬天下。

期间，晋惠帝曾六次下诏请王羲之回朝做官，但均被他回绝了，最后“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六诏不复”的故事，显然十分符合魏晋名士们的生活态度，后人把他所住的地方取名为六诏。元代陈基曾有一首《一曲六诏》诗：“一曲溪头，内史家，清泉白石映桃花。当时坚卧非邀宠，六诏不朝百世夸。”《奉化县志》也有记载：“奉化县西有水曰剡源，夹溪而出，其地近越之县，故名。以曲数者凡九，一曲曰六诏，有晋王右军祠。右军隐于此，六诏不赴，故名。山有砚石，右军所遗也。右军宅在金庭，其去六诏密迩，故别业在焉。”

到了唐代，众多诗人入刻的最

主要目的是什么？也许李白用诗句明确告诉了大家：“人刻寻王许”，寻找隐居刻地的王羲之、许询遗迹。王羲之是隐居六诏村之后，才携妻儿定居离六诏不远的今嵊州金庭。为此，唐代诗人及以后的宋代李清照等众多诗人，纷纷探访六诏。如果说“王羲之遗迹”是招引唐代诗人入刻的主要招牌，那么支撑这块招牌的除了绍兴兰亭、嵊州金庭，第三个便是溪口六诏了。

## 朱熹与晦溪村

溪口镇晦溪村，地处奉化、余姚、嵊州三地交界地带，村名源自朱熹（朱晦翁），自南宋一直沿袭到当代。2004年，以晦溪为主的4个自然村组成阴溪行政村。远在北宋，最早在此发族的单姓，由东阳迁来，因村旁有溪交汇，村名始称汇溪。

南宋时，村里有一位才德超群的老处士，他叫单钦，与大理学家朱熹友善。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一辈子虽改字号，却保留了少年时期老师刘子翥所赠与他的一个“晦”字——单晦于根而旺，为人也要向善潜晦，低调行事。而晚年的单钦，也自号“东隐”，也寓韬晦之意。

那一年，朱熹前来奉化县城的龙津学馆讲学，之后特地赶来汇溪村与好友单钦相见。末了，朱夫子还赠诗与单钦：“东隐人兮何处寻，看来只在白云深。围棋心事卑商岭，报瓮情怀尚汉吟。晓日三竿安稳睡，春风两展短长吟。红尘世路休相问，管取陶风酒独斟。”

小山村来过全国出名的大学

者，这是了不得的事。于是在单钦提议乡人们附和而下，村名由汇溪改为晦溪。清光绪《奉化县志》对此也有载：“朱晦翁过访汇溪单钦，遂改村名为晦溪，以纪念晦翁。”

## 裘甫与裘村

唐朝末期，统治集团贪残昏朽，政治黑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中年间，江南东道的浙东一带，爆发了以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揭开了推翻唐朝农民战争的序幕。

裘甫，谱名裘全，出生于剡县（今嵊州）康乐乡裘村岭。安史之乱后，官盐短缺，让私盐贩更加泛滥。裘甫体魄魁梧，胆识过人，又能吃苦耐劳，很快成了剡东400多户盐帮帮主。贩盐期间，裘甫兄弟们已经熟悉象山港畔的当今奉化裘村一带地形，并为年迈的父亲选择了一处墓地。唐大中五年(851年)，裘甫与兄长们一同，从剡县扶父亲裘积灵柩东来，葬父于奉化县鄞阳乡大明堂（今奉化区裘村镇西大通桥）。葬毕，裘甫曾在此守孝三年。当年裘甫他们象山首义，并非有计划越山涉海从剡县来象山，而是从临时居住地奉化裘村新寨出发贩私盐，情急之下，才在象山揭竿而起。

起义失败后的唐大中十四年(860年)年秋，裘甫第四子裘诚忠在今裘村镇区西部定居下来，垦种发族；到元末，裘氏东迁到今址建村，“人丁兴旺，族大而昌”；至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奉化县忠义乡卢村改称裘村，此为“裘村”村名之始。

裘甫起义时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而后世奉化裘村《裘氏宗谱》则以“兵部尚书”等职位假托。当代，奉化

裘村为全国第四大裘氏聚居地。自宋代起，奉化裘村裘氏开始播迁发族，并形成多个村落。当今慈溪市裘家村、余姚市裘岙村、宁海县裘岙、鄞州区东山石羊、北仑区三山裘岙、江北区裘市，均为奉化裘村裘氏后裔聚居地，部分还远迁到福建福鼎、长乐。在这些裘氏的心目中，奉化裘村，诚为他们先祖的始发地，一个永远的故园。

## 贺知章与贺监钓台

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他的出生地有多说，后世多称越之萧山人。据历代宁波地方志记载，他生于鄞县（今鄞州）。贺知章与同朝中丞杜胜是挚友，杜胜因不满唐玄宗重用奸相，又不问政事，早于贺监辞官，在剡江畔的今江口街道金鸡山麓平岩洞边，择地隐居，繁衍成当今的杜家畈村。

因有杜胜可叙旧，贺知章也一度隐居江口。江口古称招贤墟，就因贺杜二人的隐居，其后又引得多位名士纷纷仿效。当地百姓至今还流传着这一地名民谚曰：“招贤墟、招贤墟，住有贺杜李王吴。”江南到处好风景，当年招贤墟一带的山，秀气却不险峻，青青的土阜，初暖的柳风，安静古老的剡江水，以迟缓的节拍流过幽美的土地，民居傍河而筑，随处可见石阶的埠头，从江边一级级的伸出来。

隐居江口后，贺知章与杜胜时常在剡江边、甬山上互相唱和，一起吟诗论文，而他们最多的活动还是临江垂钓。甬山南坡，杜家畈村对面的剡江北岸，有一岩石状如舌，岩下水深莫测。贺知章与杜胜常在这里垂钓，后人称之为“贺知章钓台”，因贺知章当过秘书监，又称“贺监钓台”。



横山水库 鲁威 摄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师/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